

# 湿地九龙

老米



九龙湿地萤火虫。 本报记者 兰雷伟 摄

秀山丽水 天生丽质。丽水最秀的山在哪里,仙都、东西岩、南尖岩、凤阳山、百山祖都很有竞争力;丽水最丽的水在哪里,备受人们推崇的,莫过于八百里瓯江的黄金地段——九龙湿地。

瓯江发源于百山祖帽尖,贯穿丽水全境,到温州湾入东海,全长388公里。瓯江上游干流短,支流密,落差大,急弯多,河床深,遍布险滩,几大支流中又有成百上千级支流,形成了浙西南的小怒江。李白有诗云:咆哮七十滩,水石相喷薄。这是对小怒江的真实写照。

瓯江俯冲到了九龙湿地所在的碧湖盆地,河道拓宽了一倍,加上上游紧水滩电站的建成,水流渐渐放缓了脚步,此时的瓯江已经没有了暴怒的脾性,变得温文尔雅。顺江而下,左右山峦映带,江水绿如翡翠,群鸟翩翩翻飞,芦苇沿岸疯长。在九龙湿地,是瓯江的最佳观景处,一年四季,景色在江中不停地变幻。

春日,太阳缓缓从东方的山峦上探头,悬浮在山岫上,金光掠来,云开雾散,峰峦辉映,一江春水都醉得水气氤氲,景致瑰丽奇异;夏日,江水纯净柔和,空明透亮,似琼浆似玉脂,似丝绸一般地光滑柔软。一群群白鹭欢叫着,上下翻飞,擦着波光疾掠而过,弄碎一江青山云影;秋日,山崖缓坡处,五彩山花竞相绽放,喷吐着诱人的芳香。漫山修篁密林,绿影婆娑。一团团丹红的枫叶点染在墨绿之中,山峦如同巨大的调色板,色彩斑斓,画面鲜艳夺目;冬日,江面上笼起一层层轻雾。风乍起,雾气被撕开去,似少女轻纱飘逸,似白练飞舞。对岸的群峰在雾中若隐若现,如蓬莱,如琼阁,如仙山,虚虚实实,缥缈无踪。

蓝天、白云、青山、建筑、飞鸟、沿江林木,齐齐倒映在波光中,江风吹来,微波掀动,景色变幻,千色参差,细细观赏,真是趣味无穷,令人如痴如醉。面对如此绝妙而不可名状的感觉,人们早已忘了瓯江暴怒的脾性,赋予了它新的名字——小漓江。

在九龙湿地,除了瓯江景观之外,目力所及的就是成群结队、绵延不绝的原始林木。白茅、芒草、枫杨、南川柳,它们生长在瓯江的滩涂上,苍劲挺拔,绿荫葱葱,织出了一张巨大的绿色帷幔。

陈惠军是土生土长的九龙村人,我们跟着他的脚步,沿着游步道进入九龙湿地腹部。树林越来越密,天空越来越暗,只剩下一团团的墨绿翻滚而来,我们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绿中。晨风从江边吹拂过来,吹过树林的枝梢,拂过草木的叶尖,挟来无数水气、泥土和植物的气息,它们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让人内心澄澈无比。

一块块水塘边,沼泽地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水生植物,比如芦苇、荷花、水芹、荸荠、菖蒲、水葱、野茭白、水苏、灯芯草、美人蕉、紫叶车前等,这些我是认得的。更多认不得的浮叶植物、沉水植物和浮水植物,同行的农林专家们可以一一细数过来。据

他们介绍,在这条狭长的湿地带中,生活着野猪、水獭、黄鼠狼、松鼠、黄鼬、田鼠、兔子、刺猬、蛇、蛙、龟、鳖、鼋等各种野生动物,游弋着刀鲚、花鳗、鳊鱼、香鱼、短颌鲚、寡鳞鲈、鳊、鲈、鳊、鳊、逆鱼、鳊、鳊等近百种鱼类。但是,湿地中数量最多的是鸟。茂密的原生林,食物充沛的湿地,从来就是鸟的天堂。

五十多岁的陈惠军,世代生活在瓯江边,对这里的鸟儿了如指掌。他说湿地里生活着白鹭、喜鹊、乌鸦、凤头鹰、斑鸠、锦雉、乌鸫、鸫、山雀、野鸭、啄木鸟、白眉鸭、斑嘴鸭、红嘴鸥、黑翅长脚鹬、鸳鸯等上百种鸟类,很多野鸟他都认得。在这里,鸟儿在浅水滩上觅食、游弋、栖息,成了天然庇护所。

正说着,灌木丛中响起了一声鸟叫,紧接着,啾啾啾啾,叽叽叽叽,滴滴滴滴,啾啾啾啾,各种声音的鸟鸣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一群白鹭,嘎嘎嘎,地拍打着翅膀跃上枝桠,枝桠还在晃荡着,群鸟已经展翅飞向天空。几只被惊起的野鸭,突然蹿起,嘎嘎地叫唤着飞向水塘中心,寂静的湖面被撕碎,羽翎在阳光下闪闪,涂满了金色的光芒。

陈惠军自豪地说:你们看到的这些是野鸭,我们这里还有中华秋沙鸭,去年来了八只,今年有十多只。中华秋沙鸭的种群数量在湿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成为九龙湿地最令人骄傲的生态名片。

我知道,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物种,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列入国际濒危鸟类名录,是鸟类中的大熊猫。如今,全球已不足一千只中华秋沙鸭,九龙湿地一下子就来了十多只!

来九龙湿地过冬栖息的候鸟还很多,这里是它们远在天边的家。有一些候鸟,干脆就停下了流浪的脚步,将这里当成了家乡,世世代代居住下来。从西伯利亚等地飞来的大批候鸟,也把这里当做中转站,它们收起疲惫的翅膀,在湿地休憩、补充、等待,准备继续向南高飞。

九龙湿地除了在瓯江滩涂上天然生长的树木,还包括两岸的防护林带。在沿岸村落,种植着密密麻麻的生态防护林带,面积约一百六十公顷。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路湾、九龙、资福、大港头、堰头的古樟群。一路数来,数百年甚至逾千年的古樟并不在少数。

一九五八年的一天,一群扛着斧锯的队伍悄然钻进了堰头村的古樟林,这里生长着九棵数百年至上千年的古樟树。他们挑中了一棵巨樟,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摆开架势,锋利的锯齿在树身上拉开了一道深深的锯痕,闪着琥珀光泽的汁液顺着伤口渗出。就在此时,急促的铜锣声在堰头村响起,举着扁担、锄头的村民蜂拥赶来,吓得伐树者落荒而逃。

那一年,正是大跃进时代开启之年,大家急于求成,铆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双双火眼金睛自然也不放过一

切具有价值的东西。樟树浑身是宝,最大的工业价值是熬制樟脑油。一棵棵大樟树轰然倒下,化成了一颗颗香气扑鼻的樟脑丸。眼看堰头村的古樟群也将遭劫,堰头村民一面日夜守树,一面联名向政府写信、打报告,力陈保护古樟树的理由。村民的请求得到了批准,这些与村落伴生的古樟群在有一群有识之士的保护下躲过了灭顶之灾。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棵棵普普通通的樟树在村民心中扎根的呢?原来,是为了防洪。瓯江属于季节性山溪,每当雨季到来之时,瓯江肆虐的洪水一次次威胁到两岸的村镇。以古代的生产力根本难以垒砌一条坚固的沿江大坝,于是一道生态大坝就这样诞生了:沿着瓯江布防一道防洪林带,盘根错节地筑起一道道绿色长墙,村落前后广种樟树林,如同在撑起一片片绿色的华盖,沿着盆地渠道两侧栽植了不少樟树,如同辟出一条绿色长廊,村中遍布古樟,仿佛苍翠的云朵飘荡在村落上空。面对如同铁桶阵势一般的树群,洪水也显得无计可施。

一棵棵紧紧相拥的樟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围绕村落、围绕盆地摩肩接踵地拉起了一圈圈保护层。经过樟树群的奋力拦截,洪峰的冲击力逐渐减弱,从呼啸到咆哮到吼叫到嘶哑,最后到无奈地徘徊。洪水浸泡村落时,樟树发达的根系在地底下下了一张看不见的隐形网络,四处伸展的根系穿插勾联,大地稳固得如磐石一般,有效避免了水土流失。这就是碧湖人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宝贵经验。

瓯江冲击出了一块平坦的碧湖盆地,但人口密度大,人均拥有耕地并不宽裕。即使如此,他们依旧舍却耕地,广植并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树林,他们爱树胜过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下圳村保留着一百多棵百年以上的古樟,一个六百来人的村子平均每五六个人就拥有一棵百年古樟,这样的密度在整个浙江省也不多见。

或许可以这么说,一村接一村,湿地中的树、人造的树编织出连绵不绝的树阵,它们像一颗颗钉子一样将碧湖盆地牢牢地钉在瓯江边。

现在,九龙湿地已建成浙江省连片面积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河流湿地,正成为长三角热门的旅游地和打卡点。

每年三四月份,一到天晴的晚上,萤火虫在草叶间、灌木丛、树林里四处飞舞,到处是绿莹莹的光,仿佛天上的繁星一般闪闪发亮。许多上海、杭州等地的游客带着孩子们到这里,专门等候这些漫天飞舞的小精灵。

萤火虫对生态要求非常苛刻,一点点污染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九龙湿地生态越来越好,萤火虫又回来了。陈惠军一边说一边深情地看着湿地,他的目光变得越来越清澈,在他的眸子中,仿佛看到了那一闪一闪的星光。

# 看花的喜悦

张叶

花是等在季节里的另一位知己:优雅、活泼、热烈、诗意、空灵。爱花人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善良的,看花的心情更是满怀急切、激动与喜悦。

林清玄说,一年之中若是没有一些纯然看花的日子,生命就会失落自然送给我们的珍贵的礼物,花是生前的蝶,蝶是生前的花,它们相约在春天,一起寻访生命的记忆。春日举家外出的,莫不是奔着一处有花的地方,未曾到达,鼻息里便早早萦绕了一缕芬芳,早已想见了那惊艳绚丽的花容。待到花香醉了人,不醉不归,正是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总以为花是旧相识,生命中约了,今日便来相会。每年春天连续十几个日子,我会提早半小时出门,绕远一些的路去上班,因为那里有两排旺盛的海棠。我日日盼着它们开成花瀑的那一天,从萌芽、含苞、绽开第一片花瓣,我都细细地凝视,生怕错过了它们盛世容颜的那一时刻。为什么这样爱花呢?总感觉花的香、花的美若是渗入了人的血脉,那生命里便也有了飘逸美好的清芬。李广田在《花潮》中说:你越看得出神,你就越感到这一片花潮正在向天空向四面八方伸张,好像有一种生命力在不断扩展。是的,花令人的生命更加丰满,令平淡的

日子有了五彩的神韵。花不动而温情,花不语却懂你。

有些花需要约在夜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次夜里醒来,发现海棠未眠,遂大吃一惊,感叹花的美是无限的,不管人是醒是睡,花不待人。于是想要看未眠之花,要在夜里耐心静候,比如葫芦花、夜来香、牵牛花、合欢花,在你没有看到它们的长夜中,它们正以空前美丽的姿态盛开着,哦哦,和时光一样珍贵!因之你要想拥有美好的东西,一定要信守好约定的时间,摒弃掉懒散和安逸的魅惑。

约了一树腊梅,春寒料峭中沉吟地留恋着人间,许是余秋雨笔下那一株:月光下的腊梅尤显得圣洁,四周暗暗的,唯有晶莹的花瓣与明月遥遥相对。清香和夜气一拌和,沁入心魄。

约了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满目金黄香百里,一方春色醉千山,蜂飞蝶舞,在花海中跑着跑着就回到了童年。

与一团粉红相遇,桃之夭夭,灼灼耀耀。于苍劲空濛的山间、陌头、父母的老屋旁,一簇簇红嫩白,使天地顿时晴朗俏丽,一首小诗点开来,一个袅娜的传说氤氲于墨下。

喜看春花开,花事繁忙,人皆皆为看花来,踏花归去马蹄香。

# 梦见舅舅

纪勤

舅舅去世有20多年了。期间,好像只去看过一次,且是路过,在墓前站了站,连祭祀品都没上。在我看来,亲戚在世,彼此走动走动,死了,就像一本读过的书,时间一长,慢慢便淡忘了,很少再去想书里的内容。

但昨夜梦见了他。

梦中,舅舅家那座老屋,斜风雨扑打着窗棂,一会儿,房里漾了半尺高的水。舅舅一脸无奈,木讷如泥塑,只有舅舅在呼天抢地,却听不清楚他说什么。醒来,是拂晓时分,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鸡鸣。诉于妻,妻说你尽做些不好的梦。梦分好坏,素无研究,而对于未知领域,本人则一向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母亲曾经说过,梦有时是很灵验的,有一次外婆托梦给她,说身上痒痒,她去坟头,见墓碑上筑了一个很大的蚂蚁窝。那么,此梦又该做何解呢?再无睡意。

于是便想起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舅舅家,三天两头,简直就像进菜园门。舅舅村子里,最好玩的地方是祠堂。那里既宽敞又清幽,没人打扰。但每次玩不了多久,舅妈的大嗓门就响了:回家啦!她怕我们淘气,惊扰了祖宗,惩罚舅舅。

舅舅很忙,一般在吃饭前才见到。他从田畈上回来,脸晒得黧黑,头上汗淋漓的,上身打赤膊,腰间系条汤布,颇长的身材似乎已经有点佝偻。我叫声:舅舅!他咧一下嘴,说声:来啦!再无话。我便有点怕他,吃饭时,溜下八仙桌,一个人在小凳子上吃。舅妈见了,把我拉到身边,说:别理他!

他吃完饭,抽筒烟,不知什么时候,闷声不响地走了。天井里,只有淡蓝色的烟雾,在阳光下飘散。

晚上,舅妈让我和他睡,我嘟着嘴不愿意,总是喜欢和表兄弟们挤牛屎堆。

舅舅于我,印象中,有两件事,非常深刻。

一件,是送我和母亲到龙游坐车。

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在松阳工作,母亲带我去看父亲,要到龙游坐车。我们每次去,都是舅舅送的。他挑着行李,扁担两头沉甸甸的,一头洋油箱,装着米胖、花生之类的年货;一头纸板箱,装着豆豉、

萝卜丝之类的土特产,边走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那模样好像送唐僧取经的沙和尚。

他一直把我们送到龙游。

那时候,龙游到松阳,只有清早一趟班车。我们要在龙游住一晚,宿在东阁桥。舅舅始终陪着,忙前忙后的,照顾我们。我人小,不懂事,发脾气了,就用小手打他,一边打一边骂:你个樟树根!你个樟树根!

樟树根是舅舅的俗名,他的祠堂名叫林振社,如果不是写在扁担和箩筐上,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估计是上学后私塾先生给取的,因为凭外公这样的泥腿子,恐怕连社字都不认识。

前些年,经过龙游,特地去找东阁桥,街还是老街,房还是房,老桥却已不在了,站在江边,望着滚滚东去的衢江,岸柳垂垂,江风依旧,当年舅舅送我们的情景,历历在目,感念不已。

另一件,和我的婚姻有关。

我和前妻离婚时,遭到不少亲戚的反对。舅舅年纪大了,身体又有病,没有专程来劝和。忽然有一天,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半文不白的,语气却十分严厉,大意是谴责我负心,说我同不认糟糠的陈世美并无区别,云云。我虽然没听他的劝阻,却感激他的直率。亲戚之间,说话能掏心窝子的,并不多。舅舅算一个。

那封信,搬家弄丢了。如果在,我应该引用他的原话的,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化,一半来自私塾,一半来自民间说书和戏台。

他是一个传统观念很深的人。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对舅舅的人生,或许并无多少价值;于我,却是一段常常想起的珍贵的记忆。

曙色降临。窗帘的缝隙里,已经透进一丝丝微弱的晨光。哦,该起床了,似乎迷迷糊糊地仍在梦中。古人云:人心自愁思。在亲戚当中,舅舅是最亲的。一方面得益于母系社会的遗存,另一方面,舅妈是我姑妈,双重的血缘。我想,我是健忘的,可以遗忘许多东西。但健忘不等于消失,只是在心底埋得很深很深而已。那么,我是想樟树根舅舅了。而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说这话的人,叫弗洛伊德。